

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

鄧辛未

一、前言

中共控制中國大陸三十年，除擁有核子武器外，另一項「收穫」就是使中國大陸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五四一、六七〇萬人，增加到目前的大約十億人^①（請參考第一表、第二表）。由此可知，三十年來，中國大陸人口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增加率達百分之九十七左右；而且人口結構變動極大，百分之五十在二十一歲以下^②，二十五歲左右的青少年，佔了百分之六十以上。這正是一個開發中國家的人口型態。

註①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首次透露：「但是，也要看到，在一個飽經動亂的十億人口大國實現現代化，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該社論並引述中共副總理陳慕華的話稱：「今（一九七九）年大陸的人口增長率超過了政府生育計畫的百分之十。她要求有關計畫生育工作人員勸說每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參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平《路透社》、《法新社》、《合衆國際社》、《美聯社》電。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香港《文匯報》社論：「我國人民生活的改善」中說：「我國十億人口，農民十居其八……」。

齊辛：在「中共建國三十年的回顧」一文中說：「中國大陸十億人對毛的看法差異極大。」見一九七九年十月出版香港「七十年代」月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美國國際發展局拉凡荷博士估計：「中國大陸人口已達十億人，出生率百分之十五，死亡率百分之六，自然增長率為千分之九。」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北平《新華社》公佈中共「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字：計一九七八年底，中國大陸有九億七千五百二十三萬人（含臺灣省的人口一千七百零三萬），實為九億五千八百一十萬人，自然增殖率為千分之十二點零五，出生率為十八點四，死亡率為百分之六點二九。

李國鼎：「從中共的四個現代化談到中日貿易」一文：引用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估計：「中國大陸在九億人口的基礎上，每年正以百分之二點二的增長率在增加着。」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臺北《聯合報》第二版。

註② 陳慕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計畫地控制人口增長」。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中共《人民日報》第二版。

青少年原是民族的生命力，是國家的新希望。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青少年，將來就會有什麼樣的前途。但是，目前中國大陸的青少年普遍地對中共統治感到絕望，對共產主義感到失望，對自己的前途沒有信心。他們也普遍地感到迷惘，為失學、失業所苦，情緒低落，生活乏味。因此猛抽香煙，造成慢性自殺和自我毀滅的情況^③。這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是深遠的，對中共政權的崩潰，將有決定性的影響。

三十年來，中共不但在人口政策上倒行逆施，在經濟措施上又犯了一項最嚴重的錯誤——忽視人口對一國整體經濟的影響。在五十年代，中共認為人口眾多為國力強大的表徵，抱着人口愈多愈好的觀念，對「人口政策」及計畫生育缺乏正確的認識。最初由於毛澤東、康生、陳伯達等對人口問題認識不清，不但不接受馬寅初、吳景超、費孝通、陳達等人的忠告，反而把這些提倡節育的學者一一加以清算鬭爭。毛澤東甚且「一知半解」地提出「人多好辦事」的謬論，這便更加速了中國大陸人口的膨脹，加重了人口壓力的負荷，使中國大陸人口激增至十億左右，為中共經濟帶來許多無法解決的難題。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計畫生育領導小組組長」陳慕華就曾承認：「解放三十年，『一窮二白』的面貌改變得不夠理想，這裏有歷史的原因，有政治上經濟上的原因，也有人口方面的原因」^④。劉少奇也曾經在一九五四年召開「人口座談會」。這更足以證實中共早已為人口問題所困擾，也可證明中國大陸在中共控制之下確實有「人口問題」^⑤。

二、所謂「四萬萬人口」

中國自立國以來，其人口的發展情形究竟怎樣？這是很不容易找到正確答案的一個問題。雖然中國是世界上有人口統計最早的一個國家，歷代典籍內亦常有關於各代戶口數字的記載^⑥，然而，其中究竟有多少是確實可靠的，則很難斷定。因此，中國歷代的人口的數目，僅能據以觀察大勢，而不能視為精確計算的根據。

註③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八日〈中國青年報〉社論。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路透社〉北平電。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八日北平〈法新社〉〈合衆國際社〉電：中共〈中國青年報〉本日本在社論中指出：「中國大陸青年猛抽香煙，生活情緒低落，生活乏味。」又見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日北平〈法新社〉電。

註④ 同②。

註⑤ 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

註⑥ 據古書所載「禹平水，定九州，計民數」，周官：「司民掌登萬之數，自生齡以上皆書於版，上之於司寇，司寇於孟冬獻之王，王拜受之於天府。」

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以前，即中共還沒有控制中國大陸以前，一般通稱的「四萬萬人口」，便是根據清宣宗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的數字，當時是四〇一、七六七、九六八人^⑦。從一八三五年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的人口仍然一直號稱四萬萬，可見在這一百一十四年當中，人口並沒有迅速增加。

據梁啓超先生說：「以道光二十四年的四一九、四四一、二三六人來說，經洪揚之亂，兩軍死者殆七八百萬，合以流竄殃及，癘疫、饑饉及生殖力所損亡，可除出五十萬，以所餘三百六十兆為本位^⑧。」從這一點證明，中國過去的人口狀態是出生率高，死亡率也很高，這樣一來，有時自然增殖率等於零，也由此得知，中國人口要到中共竊據中國大陸後的一九六八年才達到八〇三、八七八、七九一人^⑨。距離梁啓超先生的估計，已經又過了七十年左右。因此，中國人口大量的增加，還是近六十年的事，特別是近四十年的事，尤其是近三十年的事，也就是中共控制中國大陸以後的事。

三、中國大陸人口發展

中國大陸的人口，約佔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中國大陸人口的增長，對於世界的糧食供應、經濟及軍事的平衡，都具有深遠廣大的影響。因此，人口專想盡辦法來探究中國大陸的人口情況，以便了解究竟中國大陸有多少人口？每年增長率是少？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廿四時，中共曾舉行第一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登記。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新華社」正式廣播這次人口調查的數字為六億零一百九十三萬八千零三十五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十七，人口自然增長率為千分之二十^⑩。一九五九年中共出版的「偉大的十年」宣佈一九五七年底，中國大陸有六億六千九百一十六萬人口。

但自一九五九年以來，在長達二十年間，中共沒有正式公佈人口統計數字。據聞一九六四年，中共曾作第二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登記，但迄今未有公佈。直到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人民日報」才透露中國大陸有九億六千三百萬人。六月廿七日，北平「新華社」發表「國家統計局」所提供的數字，謂至一九七八年底，中國大陸有九億七千五百二十三萬人，人口自然增長

註⑦ 見東華續錄。

註⑧ 梁啓超：「新民叢報」四十六、七、八合期（一九〇三年）八九——一〇三頁。

註⑨ 鄧辛未：「中國大陸人口問題衍變的分析」第三表及附表一，民國六十年六月，香港珠海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

註⑩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人民日報」。

率爲百分之十二^⑩。又據陳慕華透露：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人口自然增殖率爲百分之十二點零五，出生率爲百分之十八點四，死亡率爲百分之六點二九^⑪。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八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透露，中國大陸人口已達十億，這是中共首次承認中國大陸的人口已突破十億大關。

根據一些外國專家的估計，中國大陸的人口從八億五千萬到十億以上，其間的差額，便超過日本的人口總數。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國參眾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發表「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大陸經濟」的報告書，其中列載美國人口調查局中國人口專家艾爾德所提出的「中國大陸人口的成長」一文，對於中國大陸的人口曾作低、中、高三種估計，其最低估計爲一九七八年初的九億五千六百零四萬三千人，及同年中期的九億六千四百二十五萬人；中等估計爲一九七八年初的九億九千三百六十三萬五千人及同年中期的十億零三百八十五萬五千人；最高估計爲一九七八年初的十億零二千六百八十八萬九千人及同年中期的十億零三千八百七十九萬四千人。此外，該文又估計一九七九年初（即一九七八年底）中國大陸人口爲九億七千二百四十五萬七千人^⑫。此數與中共所發表一九七八年底的數字相似。

一九七八年三月，艾爾德在「中國季刊」上也曾估計中國大陸人口到一九七六年中爲止爲九億六千二百萬，每年人口增加率爲百分之二十；一九七七年是九億八千二百萬人，一九七八年爲十億零三百萬人，一九七九年爲十億三千萬人^⑬。艾氏看到中共於六月廿七日所公佈的數字後，又於十一月在「中國人口的成長」一文中，作了若干修正（請參考第三表）。

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員賓妮絲特的博士論文指出：中國大陸有人口九億三千万，一九七六年的人口增加率爲百分之二十六到千分之一十九^⑭。

美國國際發展總局主任拉凡荷特博士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訪問中國大陸後曾說：「中共對於控制人口，已跨進了一大步。但是，中共當局對於說服國民，遵依限制每個家庭生育兩個孩子的規例遭到困難。估計中國大陸人口約九億七百萬，生育率爲千分之十五，死亡率則爲千分之六，每年人口自然增殖率爲千分之九，即百分之零點九」^⑮。

註⑩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人民日報」第二頁。（此數字包括臺灣的一千七百一十三萬人），但據中華民國內政部發表臺灣地區，民國六十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人口數字爲一千七百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一十四人。見內政部編印「臺灣人口統計季刊」，第三頁，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出版。

註⑪ 同⑩

註⑫ John S. Aird, "Population Growth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Economy Post Mao*, Volume 1, P.465,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26th November 1978. 請參考第三表第三表。

註⑬ John S. Aird, "Recent Provincial Population Figures",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78. No. 73-9. 40.

註⑭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香港《星島日報》第三十二版（漏網新聞版）

註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華盛頓入合衆國際社V電，又見十二月六日入路透社V芝加哥電。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曾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發表若干份研究報告的概要，其中估計中國大陸人口約達十億人¹⁷。

美國國會圖書館人口專家奧里安斯表示：一九七六年中國大陸人口是八億八千九百萬人，每年人口自然增加率是千分之十五¹⁸。

據聯合國發表的統計，一九七五年中國大陸人口為八億三千八百萬，每年增加率是千分之十三至千分之十四（請參考第二表）。世界人口研究所及美國國際發展局在一九七五年發表的數字則分別是八億二千三百萬，每年人口增加率是千分之一，以及八億七千六百萬，每年人口增加率是千分之八¹⁹。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死亡，中國大陸各省電台會廣播各省人口數字，總計為八六六、三二〇、〇〇〇人²⁰（請參考第四表）。例如湖南省「人民廣播電台」曾播報「湖南省四千萬人……」，並間接提到中國大陸有九億二千萬人²¹，但沒有說明是根據那一年的統計。因此我們只能憑藉其他的一些資料來推斷。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鄧小平與西德國會基督教社會聯盟主席齊默爾曼博士會談時透露：中國大陸有九億人口。華國鋒在一九七九年「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曾提到「九億多人民」²²。余秋里在「五屆人大」會上作「關於一九七九年國民經濟計畫草案」報告時，也曾提到「九億多各族人民」。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二日）通過的「關於發展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中，則提到「八億農民，三億農村勞動力」²³。

鄧小平又會對一名到訪的義大利官員說：「中國大陸有十億人口」²⁴。但據賓妮絲特表示：中共一位官員曾對她說：「一九七六年中國大陸獲得衣服配給的人口為九億三千萬人」²⁵。賓妮絲特小姐却不知道，中國大陸各大城市另有超過四千萬的失業人口，這些都是從鄉村倒流回城市的「黑市人口」，得不到衣服和一切日用品的配給。所以，以上所列各方面對中國大陸人口的估

註¹⁷ 同¹⁶，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香港《星島日報》第四版。

註¹⁸ 同¹⁵。

註¹⁹ 同¹⁵。

註²⁰ 見第一表，第四表。

註²¹ 同¹⁵，請參看第一表，第四表。

註²²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新華社》北平電。

註²³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新華社》北平電。

註²⁴ 同¹⁵。

註²⁵ 同¹⁵。

計數字，雖然互有差異，但據筆者的估計：一九七六年中國大陸約有九億六千萬人左右。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人口已突破十億大關。一九八〇年將達十億二千萬人左右。同時有一點應特別注意，那就是中共常會準備兩套人口數字，一個數字比較大，用於國內一些實際計畫，一個數目比較小，用來向外國人發表以顯示個人所得高，社會建設成就大。

四、人口爆炸所帶來的嚴重問題

(一) 人口衆多、生活困苦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計畫生育領導小組組長」陳慕華說：「一九四九年我國人口五億四千多萬，現在，已增到九億多。其中解放後出生的約六億，占百分之六十三……人口自然增殖率平均高達百分之二十；三十年淨增了四億二千萬人口，即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七。」^{②⑥}「當前市場緊張，固然是生產不足的反映，也是人口壓力的反映」^{②⑦}。

在過去，中共死抱着「馬列毛教條主義」，迷信「革命加生產」即可解決吃飯問題。可是，三十年的事實證明這個所謂「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徹底失敗了。

「人民日報」社論曾謂：「從我國農業的現況來看，農村生產力仍然處在主要靠手工操作的落後水平，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低，發展速度慢，而且地區之間發展很不平衡，農林牧副漁各業也還未全面發展，農村經濟不活躍，不充裕，擴大再生產的能力亦復薄弱，有些地方農業長期停滯不前，農民的口糧很緊，收入很少」^{②⑧}。「中共還承認：中國大陸農業仍然停留在「大災大減產，小災小減產，風調雨順增點產」^{②⑨}的階段。中共在所公佈的「文件」又說：過去三十年在農業上所作為，是「吃祖宗的飯，造子孫的孽。」幹的盡是「坑農」、「傷農」、「害農」的勾當。這些都可證明中共用「集體所有」掠奪農民「個人所有」的集體農業制度，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

其次中共又承認：「全部耕地，大約有三分之一比較保收，三分之一豐收靠天，三分之一產量低而不穩。總起來說，旱澇保收農田還不到四分之一」^{③①}。這就等於有四分之三的耕地在靠天收成。另據李先念的說法：「八億人口的大國，七億農民搞飯吃

註②⑥ 陳慕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計畫地控制生育」，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中共《人民日報》。

註②⑦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

註②⑧ 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中共《人民日報》刊出「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透露」。

註②⑨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

，還很緊張³⁰。」所謂「還很緊張」，就是「沒有吃飽」，處於半饑餓之中。鄧小平更明白指出：「糧食還沒有過關，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年產量不過二千斤上下，美國是十多萬斤³¹」。

這不只是召開「科學大會」的問題，也不只是農業機械化的問題，最根本和最大的癥結就是「人多地少」的問題。誠如美國凱利議員所說：「中國大陸是一個令人可怕的地方。在這裏，數以千萬計的人擠在狹窄的空間，生活在災難邊緣，多得令任何有推理能力的人都不敢相信中共是一個穩定勢力。對那些相信中共是一個穩定的國家的人來說，十億人民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就是不穩定³²」。最近，江蘇某人民公社的農民秦生樸到北平貼出大字報，抱怨八億農民吃不飽，過的是勞改生活。他要求中共廢棄共產主義，使中國成爲一自由民主的國家，並接受現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返回中國大陸³³。據有關方面得自中國大陸的消息：河北成安縣絕大多數生產隊由於農民的鼓噪，已把生產隊所有工具牲畜分給農民，並把耕地按戶分攤。由此可知中國大陸農民已有覺醒自救的呼聲，敢於向中共抗爭的積極行動。因此，「人民公社」已面臨瓦解了！

中國大陸上的人口越多，原有的土地便越感不足，糧食生產也越感不敷，人民的食住問題更越來越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不但「人民公社」要面臨瓦解，就是中共政權的本身，恐怕也很難苟延下去了。

(二) 農業失敗、人民挨餓

中共正企圖改變其落後面貌，以求糧食自給。雖然中國大陸可耕地佔全世界總數的百分之七，但却要養活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以上（十億）的人口，即使中共決定優先發展農業，使農業現代化，農產的增加。也不可能超過一九五二到一九七七年之間每年增產百分之二的紀錄。結果，穀物進口仍將是外匯大量的支出，中共在一九七八年決定：每年進口一千二百萬噸穀物³⁴，就是最好的說明。而且，中共農業的真正瓶頸，是在科學研究及管理方面，因爲中共沒有這方面的人才³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地搞上去」，並通過兩項文件，一爲「中共中

註³⁰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中共《人民日報》。事實上是八億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糧食問題仍無法解決，以致有一億五千萬人陷於饑餓中。

註³¹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人民日報》。

註³²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華盛頓《合衆國際社》電，又見十月十三日《路透社》報導街頭大字報指出中共政權不穩。

註³³ 一九七九年十月七日北平《法新社》電。

註³⁴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波昂《美聯社》電，又見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華盛頓《美聯社》電，美農業部官員指稱：中共每年需要進口一千萬公噸小麥、玉米及雜糧。

註³⁵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香港《合衆國際社》電。

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二為「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在前一文件中提到：「到一九七七年，全中國大陸平均每人能攤到的糧食，還少於一九五七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底，中國大陸農村還有一億幾千萬人口糧食不足。一九七七年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只有六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的收入在四十元以下。有些地方甚至不易維持簡單的再生產。所以農業問題的嚴重性，緊迫性，必須引起全黨同志充分注意^{③⑥}。」這是中共自承對農業的失敗。

根據中共「統計局」發佈的數字：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職工平均工資是人民幣六百四十四元，平均每月五十四元，折合新臺幣一千一百元，農民得自集體勞動部分的全年平均收入為七十三元九角，每月只有六元一角人民幣，相當於新臺幣一百二十元^{③⑦}。工人農民得不到合理的勞動報酬和獎勵，自不能產生工作效率，搞不好生產，創造不出勞動價值，其結果便是導致企業虧損，農業生產失敗，因而更不可能提高待遇和所得。這是中共的一套制度所產生的惡性循環，也是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早在一九五七年，馬寅初在其「新人口論」中便曾指出：「我國的國民收入在一九五六年將近九百萬億元，其中消費部分約為百分之七十九，積累部分約為百分之二。因人口多，所以消費大，積累少，而這點積累又要分攤到許多生產部門之中，覺得更少^{③⑧}」。這是很明顯的一件事，農民每人每年收入不足八十元，原已難以活命，更何來儲蓄？更何來投資？

鄧小平就曾承認：「我國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農民每月只有三十斤穀子，他們依然過着「一窮二白」的貧窮生活^{③⑨}。何況中共對農民一直進行貪而無厭的搜刮^{④⑩}，而年復一年流血流汗的農民却長期在吃不飽穿不暖中捱日子，所以他們怠工厭工和消極的心理是必然的結果。

(三) 人口與耕地的不平衡

目前中國大陸耕地面積不到十五億畝，只占全國面積的十分之一，占世界耕地面積百分之七。按人口平均的耕地面積僅及美國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以「中發（一九七九年）四號」文件，頒發該草案，交由各地方討論和試行，並要求在一九七九年上半年以前，將修改意見報送中共中央。該項草案經過修改，抽掉暴露中共農業缺失的部份描述。並於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作成正式的「決定」，於十月五日由中共《新華社》全文發佈。

註^{③⑥} 一九七九年六月廿七日北平《新華社》電。

註^{③⑦} 馬寅初：「新人口論」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中共《人民日報》。

註^{③⑧} 同^{③⑦}。

註^{④⑩}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南方日報》報導中共在廣東最近「召開糧食工作會議」承認廣東農業生產水平還很低，特別是一九七八年晚遭受到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困難因此有些農民會要求中共「征購」少一點，對農民的吃用放寬一點。但是會議中指出這些思想是錯誤的，認為少征購，就必然給整個經濟的發展帶來嚴重的後果，因此強調對「征購」任務必須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

國的九分之一，不到印度的一半，除高於日本外，幾乎低於所有其他亞洲國家。一九四九年按人口平均，每人約得耕地三畝，到現在却已降為一畝半，但以土地為生的農業人口却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有三億，平均一個勞動力只有五畝耕地^④。撇開勞動工具不談，光是土地多寡這一點，就直接影響到中國大陸農業勞動生產率要比許多國家低幾倍到幾十倍。因此，中共要提高農業勞動率，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耕地少的限制。中共必須在開闢生產門路和進一步精耕細作以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下功夫。但是，如果人口繼續盲目增加，而勞動力又不得不大部分以農為業，在耕地不可能很快擴大的情況下，農業勞動生產率就不會提高很多，結果是農業集體積累資金有限，更不要說改善人民的生活了。而且，「人民公社」制度未廢除，中共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業集體化政策，並未放棄，因此農民仍然對生產久缺積極的意願和創造性，情緒低沉，都在混日子，沒有奮發的幹勁和朝氣，正是中共農業政策經濟政策最失敗的地方，亦是中共經濟的致命傷。

(四) 失業問題無法解決

當前中國大陸經濟的另一嚴重問題，便是就業不易解決。由於人口不斷增加，人口壓力增大，即使人口自然增率降到千分之十，每年仍將增加一千萬人。在原有人口的生活已大感不足之時，又須以額外的資源來解決新增人口的衣、食、住、行、教育、衛生、醫藥治療以及青少年的升學和就業的問題，這自然是沉重的負擔。復由於農業勞動力已到達飽和，難再容納新增人口，於是失業問題乃由隱蔽性轉為公開性。

據中共「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薛暮橋說：一九七九年內急待中共分配的長期失業者，就有七百多萬，有些地方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求未達退休年齡的職工提早退休，允許子女頂替。可是其後果是許多熟練技術的老職工退休了，換上一批不懂技術的青年，其中許多人原在學校讀書，有的則本在農村勞動，以致真正城市失業者，仍難就業。許多有技術的老工人退休後，又被其他單位招收去了，這樣雖然職工總數增加了，中共支出也增多了，但是失業者數卻沒有顯著減少^⑤。

據薛暮橋指出：中共過去為解決失業問題，採取「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辦法。實行的結果，是「三個人的活，五個人

註④ 劉錚、鄔滄萍：「控制人口增長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一九七九年第八期《紅旗雜誌》第六十九—七十頁。

註⑤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北平《新華社》報導，中共「國家計畫委員會」兼該會「經濟研究所所長」薛暮橋，最近就中國大陸城鎮勞動就業問題，向中共《北平日報》記者發表談話，供應了共產壟斷經濟制度引致中國大陸工、農商業等各行各業百病叢生的許多具體現象，顯示中共在共產經濟制度死衚衕裏，窘境畢露，雖圖極力掙扎，但仍收效有限，以上為病態之一。

幹。」工廠中勞動生產率很低，機關中工作效率更低，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工業現代化的結果，使現有的四千萬職工，必須裁減一半，亦即有兩千萬必須轉業。農業現代化如能實現，在三億農業勞動力，中即有二億必須轉業。從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五年，城市每年將增加新勞動力三百萬人，五年之間，將增加一千五百萬人。農村新增勞動力，五年合計在三千五百萬以上^④。如果中共真正要努力從事「四個現代化」，那到一九八五年，新增與轉業勞動力合計將達二億七千萬人。如何創造就業機會，來容納這巨大的剩餘勞動力，將是中共最頭痛的問題。

如不計及未來轉業及新增勞動力，僅現有失業人數。據李先念一九七九年四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即已達二千萬人^⑤。陳慕華在「五屆」人大會上報告：「職工總數是九、四九九萬人佔總人口百分之十，而從農村倒流回城市的失業人口就達三千萬人，儘最大可能也只能安排七〇〇萬人就業。三千萬失業份子，不但破壞社會秩序，而且淪為盜賊乞丐，這些都是當前的嚴重問題。」這就是說，中國大陸人口增長快，就業少，失業多，因而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一九七九年十月據中共「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顧明對日本經濟協會議長長道山透露：中國大陸失業率在一九七九年第三季度內又有提高^⑥。一九七八年人口增殖率為百分之十二，計增加一千萬人。一九七九年如按百分之十計，最少也要增加九六〇萬人。而是年中共僅能解決七五〇萬人的就業問題。

一九七九年九月底，據中共「勞動局」統計，同年一—九月已安排的就業人數為四〇〇萬，預計到年底可以安排七五〇萬人，這些人都安排在「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內^⑦。依照中共公佈：一九七九年初的失業人口在三千萬人以上，加上一九七九年新增之九六〇萬人，除去中共盡力安置就業之七五〇萬外，至是年底，失業人口至少有三千三百萬人。假設中共能在一九八〇年安排八〇〇萬人就業，此數也僅為是年新增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一千萬人），屆時失業人口就將累增至三千五百萬人。基此，中國大陸的失業人口，不是逐年減少，而是逐年增加。

而且，不論是工業或農業，如一旦失去常態，勞動力的利用，就無法在有秩序的情形下進行，就將流於濫、亂、而不科學；工業農業的生產，便會受到影響。

比如提高生產率與就業之間，發生矛盾，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共要求企業實行經濟核算，主持企業的共幹據此就想精減一批多餘的和工作的不稱職的職工，推給管勞動力的部門去另行安排。但勞動部門又奉命解決大批人口失業的問題，要求企業把職

註^④ 同^③。

註^⑤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香港「明報」。

註^⑥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蘇京廣播日本轉引八共同社V報導。

註^⑦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北平八新華社V電。

工的子女包下來。雙方都有依據、有理由，矛盾重重、糾紛迭起，始終無法解決。

其次，就是人力不能適才適所地「人盡其才」，中共「國營」企業想要的人要不到（事實上，中共人力資源根本沒有開拓、培育，更談不到如何去運用了。）不要的人，却硬要塞進來^④；失業青年想幹的事，中共不讓他們幹；無法幹、也不想做的事，却硬逼着他們去做。而且中共的「黨員」都希望「國務院」各部門中領個「鐵飯碗」，但是「粥少僧多」，領到「鐵飯碗」的人，「只能進，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使中共各種機關冗員充斥，官僚機構愈來愈大，負荷也愈來愈重。

(五) 人口增長太快、撫養費用太大

一般說來，高速度地發展工農業生產、增加國民收入，是積累資金的主要途徑。但在工農生產和國民收入的一定的增長下，人口數量及其增長速度對積累的規模和速度就有很大的影響。據中共估算，撫育一個嬰兒到十六歲成爲一個勞動力（包括上中、小學），在農村約需一千六百元，城鎮約需四千八百元，城市約需六千九百元。按此標準，中共撫養一九四九年後出生的人口，其所需累計的撫養費用約佔累計消費基金的一半^④。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因而無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人口基數大、增長快，也造成對中小學教育的巨大壓力。目前中國大陸在中小學受教育的，就是前六、七年至十幾年這個期間出生的。由於出生人口多，每年中小學入學人數都是一兩千萬，所有在校學生人數却以億計^④。這樣多的在校人數，對中共的教育經費、師資、中小學校基本建設投資、教材印刷、學生用紙等等，都構成很大的壓力。

人口增長過快，對於國民經濟的影響，開始時往往感受不深。但隨着人口的逐年增多，便在糧食、市場供應、住宅、教育及就業問題上逐步地暴露出來^④，而且愈來愈嚴重。

由於過去人口增長很快，出生的小孩已陸續進入勞動年齡，目前每年就有一千萬以上這樣的人口，需要安排升學和就業^④。如果中國大陸每年出生一千萬人口，撫養費就需要二二〇億人民幣，這還未包括上大學和進行技術教育的費用。照目前的工業裝備水準估計。裝備一個工人約需一萬元人民幣左右，如每年在城市要安排二百萬人在工業部門就業，每年就需拿出二百億人民幣來增加固定資產^④。一年需要就業的是一千萬人，工業只能安排二百萬人，還有八百萬人怎麼辦呢？而且中共要進行「四化

註④ 同④，病態之二、之三。

註④ 同④，第七十頁。請參見註②，陳素華在《人民日報》刊出七千字的長文。

註④ 同④④。

註④ 同④。

註④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人民日報》。

註④ 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北平《新華社》電。

」，要實現農業機械化，龐大的農村人口何去何從？這是中共新當權派想也不敢想的問題。

(六) 營養不良、壽命不長

早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便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開承認：「大陸農村還有一億幾千萬人口糧食不足，陷於半饑餓之中」。又據中共「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張平化招認：「總共約有四千四百萬人口的甘肅省與貴州省，由於長期乾旱，人民營養不良。而且還有若干其他地方也有營養不良現象存在^{⑤③}。」中國大陸每人平均吸收熱量只有一千五百卡路里，而我們中華民國臺灣省的每人平均已達二千七百卡路里了。

根據一九七九年八月世界銀行報告指出：一九七五年在臺灣出生時之預期壽命為七十二歲，中國大陸為六十二歲。又據艾爾德和奧李斯的研究，中國大陸人民的平均壽命是六十歲出頭^{⑤④}。當前世界上有模里西斯和巴西兩個國家的平均壽命，是在六十一歲至六十四歲之間，前者嬰兒死亡率是四·六%，後者是八·四%，而以六%為中點。這些國家嬰兒死亡率之所以如此高，與各該國饑饉（營養不良）情況有關，這個比率也適合今日的中國大陸。如果中國大陸的醫療服務確像中共宣傳的那樣普遍，我們從中國大陸嬰兒死亡率百分之六來推斷，中共的饑餓問題，很明顯的是被低估了。理由很簡單；同樣是一個因饑餓而衰弱的嬰兒在中國大陸可能獲救於「赤腳醫生」而免於死亡，而在巴西可能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就算我們知道了嬰兒死亡率，也很難據以推斷這些地區饑餓情況有多麼嚴重。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一九七七年公佈了一個廣泛的調查報告，其中對貧窮的非共國家中生活於營養學家公認的「半饑餓」狀態的人民的數字與比例，作了一個估計。根據這個估計，這些國家之中，凡是平均壽命為六十出頭的，平均有百分之十六的人民每天獲得的營養，是在「半饑餓狀態」的一、五五〇卡路里之下。這個估計意味着中國大陸有六分之一（百分之十六）的人口（大約一億五千萬到一億七千萬人），生活在「半饑餓狀態」之中^{⑤⑤}。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现象，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有很深遠的影響。

(七) 「貧窮的惡性循環」

據中共「副總理」李先念估計：中共的十年發展計畫需要六千億美元的資金。中共最近公佈其平均每人所得，只有一五二美

註^{⑤③}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六日北平八合眾國際社V電。

註^{⑤④} 請參考「一九七八年聯合國統計年鑑」及「一九七九年的世界銀行」〔世界銀行報告〕。

註^{⑤⑤} 尼克艾伯斯塔原著，馬英九、周美青合譯「中國大陸物資生活的評斷」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五日臺北〔聯合報〕第十五版。

元。對於這個貧窮的政權來說。六千億美元實在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目。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權威估計：中國大陸將會有兩億美元的儲蓄差額^⑤，而此一數字，還是西方經濟學家在中國大陸每人所得為四百美元的假定上推估而得。今中共自己既已發千表其國民所得為一五二美元，故實際儲蓄差額當遠較上述數字為大。造成資金短缺的原因之一，是人口的繼續成長。目前中國大陸在十億人口的基礎上，正以每年千分之二十的速率逐年增加。因此，在未來的十年中，人口對資源的壓力是很沉重的。而增加中國大陸儲蓄的另一主要困難，就是軍事現代化所需的資源。由於中共軍備落伍，因此中共把「軍事現代化」列為「四個現代化」之一，然而，軍事現代化裝備都是很昂貴的，任何軍事支出的增加，必將損及資本的形成。

為彌補中共儲蓄的不足，中共似不得不採取廣借外債及以補償貿易方式來吸引外資。由於中共政治極不穩定，加上迭次軍事侵犯和挑釁的紀錄，更缺乏優良的投資環境以及令人信任的償債能力，中共所採吸引外人投資的政策註定是失敗的。因此，中共似乎很難避免經濟學上所說的「貧窮的惡性循環」。

(八) 社會動亂、犯罪大增

中共過去從不承認中國大陸治安惡劣、社會秩序混亂，現在承認了，而且還承認問題嚴重，罪案成堆成山^⑥。一年來，中國大陸各地氾濫起犯罪的浪潮，中共報刊招供云：「是出現了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混亂狀況」，使得「工人不能安心生產，農民不能安心種地，知識份子不能從事科技研究和教學，幹部不能安心工作，學生不能安心學習」。比如「解放日報」報導：上海動亂異常，上海各級「法院」，一年曾大張旗鼓舉行「公開審判」三千多次。共判處所謂「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一萬三千零二十六人，判處民事案件二萬一千多件，另審查「平反」了三千四百多件被「四人幫」陷害和致死的冤、假、錯案，接待來自各地的請願羣衆十二萬多人。報導中指出：這是中共「上海高級法院」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六日舉行的「人代會」上所作的工

作報告中列舉的數字。該報告並承認：上海各種犯罪活動不但囂張氣餒有增無已，鬧事和破壞情況也日趨嚴重。因此，強調：當前要嚴懲那些現行殺人犯、搶劫犯、強姦犯、放火犯及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特別是成羣結伙的犯罪集團的頭子和教唆犯，要及時審理。還要打擊那些觸犯刑律的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份子，堅決把破壞社會秩序各種歪風壓下去。^⑦從這些「公審」「公判」與遭迫害人數的龐大，就充分反映出上海的社會秩序，是如何的動亂不安。而且，在中國大陸各省、市、區，也出現同樣的情況。因此中共當局鑑於社會秩序日益混亂，治安狀況惡劣的情況下，曾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二日至廿六日，在

註⑤ 李國鼎：「從中共的四個現代化談到中日貿易」，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臺北「聯合報」第二版。

註⑥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卅一日香港「文匯報」社論。

註⑦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九日「解放日報」。

北平召開「全國城市治安會議」，會議一致決定對於犯罪份子一定要「堅決打擊、嚴肅處理、繩之以法。」會後，從十二月三日起至十一日為止，江西、湖北、雲南、山西、遼寧、甘肅、青海、浙江及新疆等省區分別由各省「第一書記」召開了「整頓社會治安工作會議」，各省一致決議對各類犯罪份子「該捕的就捕，該判的就判，該殺的就殺」。

到底中國大陸的社會秩序亂到什麼程度呢？「人民日報」社論招認如下：「最近一個時期，有些地方，特別是一些大中城市，刑事犯罪活動猖獗，社會治安秩序不好，殺人、搶劫、強姦、聚眾械鬥等重大案件不時發生，一些犯罪份子結夥滋事騷擾。有的竟敢闖進商店、民宅或在公共場所行凶搶劫，摧殘婦女。有的犯罪份子居然行凶報復檢舉人，圍攻毆打人民警察和治安積極份子，真是囂張已極。這些犯罪份子……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羣衆生活秩序，直接危害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生命的安全。」

中共爲有效制止中國大陸社會動亂的不安，除在各地不斷舉行大規模的「公判大會」，槍決人犯，實行血腥鎮壓外，又從去年十二月廿三日下午令各地共軍^②，全面進駐城市，加強鎮壓，使整個中國大陸陷入殘暴的法西斯恐怖中。

事實上，當前中國大陸的動盪不安在於：(1)人口增多，人口壓力增大，社會犯罪增多；(2)中共內部派系的奪權鬭爭；(3)反共的中國大陸人民爲爭自由、爭人權、爭民主的鬭爭；(4)中國大陸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對共產主義絕望，對中共失去了信心。

五、中共新人口政策

由於面臨嚴重的人口問題，中共祇得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在所謂「新憲法」中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畫生育」，陳慕華領導的中共「國務院計畫生育領導小組」已制訂了「計畫生育法」草案^③。並召開了人口理論研討會^④，加緊推動計畫生育，其目的在減少人口膨脹對「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及「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進程所發生的不利影響；且使中國大陸的婦女，由於生育的減少，從「消費人口」變爲「生產人手」，進一步榨取她們的勞力，以適應中共發展工農業生產的需要。這便是中共抑制人口的新政策。

註^②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

註^③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北平《新華社》電，參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香港《明報》。

註^④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北平《新華社》電。

註^⑤ 1. 同^②

2. 據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新華社》發自北平的報導：中共於一九七九年五月間召開第一次人口理論座談會：「認爲人口增長過快，加緊控制人口增長。」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新華社》發自四川成都的報導，全國第二次人口理論討論會，於十二月七日至十三日在成都舉行：「對人口政策各方面都作了探討，特別是對控制人口的措施，提出許多建議，他們認爲對此開展研究對於合理有效地控制人口非常有益」。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第三版。

(一) 中共控制人口的目標

陳慕華在中共「五屆人代二次會議」上報告，要將節育問題嚴厲執行。她說：至一九七八年底止，中國大陸人口爲九五、八〇〇萬加上一九七九年上半年之六〇〇萬嬰兒，共計九六、四〇〇萬人，其中農業人口佔百分之八十以上。耕地面積由一九四九年的十六億畝減到今天的十五億畝；再不節制生育嚴格規定每對夫婦只允許生一個孩子，不要說國家不能現代化，縱然有點現代化，也被增加的人口消蝕光了^⑤。」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陳慕華又以「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計畫地控制人口增長」一文在「人民日報」刊出。她說：「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長期地、自覺地、有計畫地控制人口增長，這就是我們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這個方針，爭取本世紀做到人口自然增長率爲零，即人口不增長。爲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設想分兩個階段來努力。第一階段，爭取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長率，從現在的千分之十二降到千分之五左右。第二個階段，爭取到二〇〇〇年自然增長率到零」。(請參考第五表)

陳慕華又說：「要實現上述兩個階段的目標，困難不小，任務艱巨。第一我國人口出生率已由過去的千分之四十降到千分之十八點三四。在這個基礎上，再持續地大幅度降低，是比較困難的；第二，目前二十一歲以下的人口佔全國人口的半數，他們在本世紀末以前將陸續進入婚姻生育年齡。尤其是一九六三、六四和六十年代後期兩次生育高峰期間出生的人口進入婚姻生育期以後，可能會再度出現生育高峰；第三，我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控制人口增長的工作一般比城市困難得多」。陳慕華又強調：「爲了實現第一階段的目標——即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千分之五左右，應該減少以至消滅多胎現象，降低多胎率，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要下決心。採取有效措施(即打胎絕育)，堅決制止第三胎，這是實現第一階段把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千分之五左右的關鍵。必須大力提倡和推廣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這是使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到零的主要辦法」。

(二) 中共控制人口的方法

陳慕華說，在控制人口方面，必須採取的措施如下：

1. 加強「黨」的領導，把計畫生育工作列入各級黨委議事日程。
2. 加強宣傳教育，必須打破人口理論「禁區」，解放思想，放手大造控制人口增長的輿論。今後必須大張旗鼓地宣傳，形成

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使晚婚和節制生育成爲一種社會風氣。

3. 要立法，要規定必要的經濟措施，實行有獎有懲，以獎爲主的政策。已經制定「計畫生育法」草案，正在徵求各地各部門的意見。爲了鼓勵只生一個孩子，準備規定一系列社會經濟措施。一種是物質獎勵，如發兒童保健費，獎勵工分、年老加發退休金等。另一種是制度上的保證性鼓勵，如城鄉招工、城鎮住屋分配，以及農村自留地和住宅基地分配等，都適當照顧只生一胎的。對經過耐心說服教育，仍堅持多生育，征收多子女費。

4. 認真培訓醫務人員，提高醫療技術，積極生產和供應避孕藥具。

5. 每年制訂「計畫生育」指標，層層落實，中共於一九七三年起，自上「國務院」，下至城鄉各基層單位，並遍建立強有力的「計畫生育」辦事機構。而所謂「計畫生育」，就是層層制訂生育計畫，規定年度人口數字，然後分別按計畫推行^⑥。

6. 爲大力推廣和普及一胎率，還必須做好婦幼衛生保健工作，進一步降低新生兒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爭取做到生一個、活一個、養一個、壯一個。

7. 中共除徵收「嬰兒稅」提倡「優生學」外，已嚴格規定每對夫婦只能生養一個孩子^⑦。

8. 普遍建立已婚育齡婦女，計畫生育卡，嚴格控制育齡婦女的行動。

中共能做到「生一個、活一個、養一個、壯一個」，這是以質的進步，代替量的控制，正是當前每個國家人口政策的目的，中共能貫徹始終做到嗎？有沒有別的企圖？會不會又因「政治運動」而停止下來？因爲中共內部在「計畫生育」的人口政策上正產生激烈的爭論^⑧。所以近來中共各報刊有關這方面的文章，大力呼籲：「要打破人口理論的『禁區』，要解放思想」云云。

目前中國大陸各省市區，正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分別由各該省市「革委會」發佈計畫生育的規定，來推動「計畫生育」。而且中共已對生第三個孩子的夫婦，開征「嬰兒稅」^⑨企圖作爲壓制新增人口的最新武器。

註^④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新華社》北平電，近幾年來，在制訂和落實物質生產和科學文化發展計畫同時也層層制訂和落實了人口規劃，使大陸人口發展逐步納入國家計畫的軌道。

註^⑤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又據有關方面獲自敵後消息，中共嚴格規定每對夫婦只能生一個小孩。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臺北《中央社》電，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華社》長沙電，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第六版。

註^⑥ 李先念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至廿八日舉行新的計畫生育領導小組首次會議上指出：「在計畫生育方面，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是不小的，加以還有舊習慣舊勢力的阻力，如有些人認爲隨着『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將會騰出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因此，客觀上不必要求有較高的人口增長速度，而另一些則認爲這個觀點，現在看起來是對的，但在本世紀末時，也正是目前出生的嬰兒成年之時，到那時會不會因爲現在的控制而感到勞動力不足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川、成都《新華社》電，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第一頁。

註^⑦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合衆國際社》電。

據有關方面獲自敵後消息指出：中共十年前所訂的計畫生育標準是「一個好，兩個够，三個多，四個錯」。兩年前下達文件時改爲：「一個鼓勵，二個自理，三個處理」；最近更嚴厲規定生育一個小孩以後，卽須絕育。並將生育計畫分發各級地方「黨委書記」，當作重要任務去執行，對超額生育者一律以「反抗政策的罪犯」來處理。

六、結 論

大體上中共對人口問題已作最新的體認。問題是政策及行動必須一致。人所共知，成功的政府，不僅須要能力高強，領導有方；並且必須實施仁政，提高人民福利和生活水準，符合人民願望。中共所缺乏的，正是政策和行動的一致。不斷出現的內部鬭爭，使得中共的政策無一能够持久，甚至領導人的地位，亦無法永遠保持不墜。中共歷任當政者，均互不信任，對問題判斷互相矛盾，而花於爭吵的時間，比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更多。三十年來，中共經濟長期停滯，糧食不足，社會貧困，人民生活始終無法改善，都可說是中共倒行逆施、搖擺不定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惡果。

而且，事實上以中共奴役勞動暴政的本質，既無法貫徹計畫生育的目標，復不能控制人口的膨脹。再加上中共誇張而浪費人民的原始勞動力，又無法利用人力資源，不從事人力投資，不積累人力資本，不預測人力，不規畫人力，影響所及，終必使中國龐大的人口壓力成爲中共政權的癌症，而加速其崩潰。

第一表 中國大陸人口發展概況表

名 稱	每年1月1日之人口 (單位:千人)	每 千 人 之 成 長 率		
		自 然 增 殖 率	出 生 率	死 亡 率
1949年	533,543	12.0	45.4	33.4
1950年	542,293	13.5	45.4	31.9
1951年	552,434	15.1	45.3	30.2
1952年	563,759	18.0	45.2	27.2
1953年	576,049	22.5	45.0	22.5
1954年	589,150	23.1	44.1	21.0
1955年	602,920	23.9	43.3	19.4
1956年	617,519	24.3	42.8	18.5
1957年	632,704	23.6	41.6	18.1
1958年	647,790	21.6	40.6	18.1
1959年	662,577	21.4	40.2	18.8
1960年	676,876	18.2	39.8	21.7
1961年	689,274	15.3	39.7	24.4
1962年	699,906	20.1	38.9	18.8
1963年	714,115	21.2	38.6	17.4
1964年	729,444	21.7	37.7	16.0
1965年	745,479	22.6	37.0	14.4
1966年	762,554	22.2	36.8	14.6
1967年	779,647	23.0	36.7	14.8
1968年	797,752	23.5	37.0	13.4
1969年	816,750	23.9	36.9	13.0
1970年	836,510	23.8	36.1	12.4
1971年	856,649	23.1	34.9	11.8
1972年	876,653	22.0	33.4	11.3
1973年	896,168	21.0	32.0	11.0
1974年	915,188	20.0	30.5	10.5
1975年	933,709	19.8	29.9	10.1
1976年	952,364	19.8	30.7	10.9
1977年	971,427	22.6	32.3	9.7
1978年	993,635	20.4	29.7	9.3
1979年	1,014,074	18.6	27.6	9.0
1980年	1,033,142	17.0	25.8	8.7
1981年	1,051,040	17.1	25.8	8.7
1982年	1,069,000	16.4	25.0	8.6
1983年	1,086,000	15.9	25.0	8.5
1984年	1,102,000	15.7	24.0	8.3
1985年	1,114,000	15.0	23.0	8.0
1986年	1,131,000	14.9	23.0	7.9
1987年	1,147,000	14.8	23.0	7.8
1988年	1,151,000	14.7	23.0	7.7
1989年	1,167,000	14.5	23.0	7.2
1990年	1,183,000	14.5	23.0	7.2
2000年	1,460,000	12.0	20.0	7.2

註釋：1. 以上數字係根據美國商務部，國情局，外國民情分析科於1978年3月份估計，再參考拙作「中國大陸人口問題衍變的分析」第四表整理而成。

2. 資料來源：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Center, CIA "China's Economic Indicators," December 1978.

第二表 (1) 聯合國的估計

表(1)所示是三個系列的估計數字，它表示出中間的變式數值 (medium variants)，表示出由於注意到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假設而作的變動的推想——據聯合國的判斷，這是最合理的估計：

聯合國估計與預算

年份	出生率(千人)			死亡率(千人)			自然增長率(千人)		
	a	b	c	a	b	c	a	b	c
1960-65.....	34.3			21.0			13.3		
1965-70.....	32.3	33.1		19.0	15.3		13.2	17.8	
1970-75.....	30.6	30.2	26.7	17.5	13.4	10.2	13.1	16.8	16.5
1975-80.....	28.2	27.8	25.3	15.8	11.9	9.4	12.4	15.9	15.9
1980-85.....		25.9	22.9		10.6	8.6		15.3	14.3
1985-90.....			19.9			8.1			11.8
1990-95.....			18.9			7.8			11.1
1995-2000.....	20.4		18.2	11.2		7.6	9.2		10.6

年份	總人口(單位：百萬人)		
	a	b	c
1960.....	650		
1965.....		695	
1970.....	742	760	772
1975.....		826	838
1980.....	843	894	907
1985.....		965	974
1990.....	940		1,033
1995.....			1,093
2000.....	1,034		1,152

第二表(2) 美國外國人口分析處的估計

美國商業部經濟分析局外國人口分析處(簡稱FDAD)所作的估計基本上是艾爾德一個人負責的。他是一個統計學者,曾多年專心研究中國的人口問題。

表(2)所示的是艾爾德最近為FDAD作出的估計——一組或然率最高的總人口數列:

FDAD*的估計

年份	總人口 (千人)	出生率 (千人)	死亡率 (千人)	自然增長率 (千人)
1954.....	589,173	45.0	21.2	23.8
1955.....	603,244	44.3	20.1	24.2
1956.....	617,899	43.4	18.9	24.5
1957.....	633,045	42.8	17.3	25.5
1958.....	648,659	42.0	17.6	24.4
1959.....	664,535	41.1	19.2	21.9
1960.....	679,058	39.8	23.7	16.1
1961.....	689,962	38.3	24.9	13.4
1962.....	699,157	37.8	23.0	14.8
1963.....	709,473	38.3	19.1	19.2
1964.....	723,084	38.8	17.5	21.3
1965.....	738,453	38.8	16.7	22.1
1966.....	754,747	38.7	16.2	22.5
1967.....	771,734	38.8	16.1	22.7
1968.....	789,266	39.4	16.1	23.3
1969.....	807,609	39.7	15.9	23.8
1970.....	826,793	39.5	15.5	24.0
1971.....	846,636	39.1	14.9	24.2
1972.....	867,079	38.6	14.5	24.1
1973.....	887,948	38.1	14.5	23.6
1974.....	909,215	37.6	13.7	23.9
1975.....	930,916	37.1	13.2	23.9
1976.....	953,107	36.6	12.9	23.7
1977.....	975,730	36.0	12.4	23.6
1978.....	998,799	35.5	12.0	23.5
1979.....	1,022,308	34.9	11.6	23.3
1980.....	1,046,127	34.3	11.2	23.1
1981.....	1,070,337	33.7	10.8	22.9
1982.....	1,094,898	33.2	10.4	22.8
1983.....	1,119,823	32.6	10.0	22.6
1984.....	1,145,180	32.1	9.6	22.5
1985.....	1,170,979	31.6	9.2	22.4
1986.....	1,197,243	31.2	8.8	22.4
1987.....	1,224,014	30.7	8.5	22.2
1988.....	1,251,389	30.3	8.2	22.1
1989.....	1,279,004	30.0	7.9	22.1
1990.....	1,307,272	29.6	7.6	22.0

1.* 美國商業部經濟分析局外國人口分析處的縮寫。

2. 1975年美國國會經濟委員會出版〔對中國經濟的重估〕P.20—21。

第三表 中國大陸人口估計比較表 (單位：百萬人)

名稱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5年	2000年
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①	771.84	784.79	797.96	811.35	824.96	838.80	852.13	865.68	946.00					
艾爾德 (John S. Aird) ②	862.10	881.90	901.30	919.40	935.90	951.80	968.00	984.45	956.04}1 964.25}1 993.63}2 1,038.55}2 1,026.88}3 1,038.79}	972.24				
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③	840.06	860.00	880.00	899.00	917.00	935.00	951.00	967.00						
奧斯林 (Leo A. Orleans) ④	801.00	815.00	828.00	841.00	855.00	869.00	883.00	896.00						
日本 ⑤	812.70		800.00				864.00	850.00						
國防部情報局 ⑥	836.36①	853.08	870.14	887.55	905.30	923.40	941.87	960.70						
	815.29②	829.96	844.90	860.10	875.59	891.35	907.39	923.72						
	784.60③	796.37	808.30	820.44	832.74	845.24	857.91	870.78						

資料來源：①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ebruary 1979*, P. 1

② John S. Aird, "Recent Provincial Population Figures."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78, No. 73, P. 40.

③ John S. Aird, "Population Growth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Economy Post Mao*, Volume I, P. 465,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C. November 1978.

④ 河野稔「中國人口的推計與預測」日本《亞洲經濟》月刊 1974. 6. 15. P. 67-80D

⑤ Leo A. Orleans "China's Population Growth; Another Perspective." *Current Scene*, February-March 1978, P. 22

⑥ 1970 數字見日本《中國雲霓》1972年3月號 P. 21. 1971年數字見日本《亞洲經濟旬報》1973年2月1日第889期 P. 25; 1976年數字見日本《中國經濟研究月報》1973年3月號 P. 100. 1977年數字係日本研究所估計，見日本《中國年鑑》1978年版別冊第五頁。

⑦ 《距情年報》1977年版，國防部情報局編印 P. 1-94 ⑧-⑩分別以平均人口年增長率2.0%，1.8%，1.5%推計。

註：①③為年中人口，④為年初人口，②⑥⑨分別以平均人口年增長率2.0%，1.8%，1.5%推計。

第四表 中國大陸29省市區人口統計表

名稱	1968年各地革委會成立時宣佈的人口數字		1976年9月以後發表的人口數字	
	人口 (萬人)	資料來源	人口 (萬人)	資料來源
華北地區	8,500		9,300	
北京市	700	1968.3.26. 北京電臺廣播	800	1976.9.10. 新華社北京電
天津市	400	1967.12.7. 人民日報	700	1976.9.10. 新華社天津電
河北省	4,300	1968.1.29. 新華社電	4,700多	1976.12.27. 河北電臺廣播
山西省	1,800	1967.3.23. 新華社電	2,300	1976.9.19. 新華社北京電
內蒙古自治區	1,300	1968.5.28. 內蒙古電臺廣播	800	1976.9.19. 新華社北京電
東北地區	6,600		9,300	
遼寧省	2,800	1968.5.11. 新華社電	3,600	1977.6.23. 新華社瀋陽電
吉林省	1,700	1968.3.10. 新華社電	2,500	1977.1.8. 吉林電臺廣播
黑龍江省	2,100	1976.3.18. 本人收聽資料(香港)	3,200	1976.9.21. 黑龍江電臺廣播
西北地區	4,650		5,950	
陝西省	2,100	1968.5.3. 新華社電	2,600	1976.9.19. 陝西電臺廣播
甘肅省	1,300	1968.5.15. 甘肅電臺廣播	1,800	1976.9.11. 新華社蘭州電
寧夏回族自治區	200	1976.4.10. 本人收聽資料(香港)	250 (320多)	匪情年報 1977年版 90—91頁 日本新中國年鑑別冊21頁
青海省	250	1968.7.26. 青海電臺廣播	300多	1976.9.19. 新華社北京電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800	1968.9.6. 新華社電	1,000多 (1,200)	1976.9.10. 新華社烏魯木齊電
華東地區	21,900		26,800	
上海市	1,000	1968.9.8. 上海電臺廣播	1,000	1976.9.19. 新華社北京電
山東省	5,700	1968.9.18. 山東電臺廣播	7,000	1977.1.22. 大公報
江蘇省	4,700	1968.5.3. 江蘇電臺廣播	5,500	1976.9.19. 新華社北京電
安徽省	3,500	1968.5.15. 安徽電臺廣播	4,500	1976.9.19. 新華社北京電
浙江省	3,100	1968.9.16. 浙江日報	3,600	1977.7.14. 浙江電臺廣播
福建省	1,700	1968.8.20. 新華社電	2,400	1977.1.11. 福建電臺廣播
江西省	2,200	1968.1.8. 江西電臺廣播	2,800	1976.9.19. 新華社北京電
中南地區	18,400		21,800	
河南省	5,000	1968.1.4. 河南日報	6,000	1976.9.12. 新華社鄭州電
湖北省	3,200	1968.2.15. 湖北電臺廣播	4,000多	1976.10.3. 湖北電臺廣播
湖南省	3,800	1968.5.15. 湖南電臺廣播	4,800	1977.5.22. 湖南電臺廣播
廣東省	4,000	1968.2.23. 新華社廣州電	4,000多	1976.10.27. 廣東電臺廣播
廣西壯族自治區	2,400	1968.8.23. 廣西電臺廣播	3,000多	1976.10.3. 廣西電臺廣播
西南地區	11,130		13,482	
四川省	7,000	1968.4.8. 四川日報	8,000 10,000	1976.9.19. 新華社北京電 1978.3.30. 香港文滙報
貴州省	1,700	1968.9.11. 貴州電臺廣播	2,500	1977.1.13. 貴州電臺廣播
雲南省	2,300	1968.8.16. 雲南日報	2,800	1976.9.21. 雲南電臺廣播
西藏自治區	130	本人資料	182	1976.7.25. 大公報
合計	71,180		86,632 (88,902)	

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

第五表 中共的人口計劃 1979—2000

名 稱	中 國 大 陸 當 前 的 比 率		目 標 增 長 率	
	中國大陸人口(百萬)	年增長率(%)	中國大陸人口(百萬)	自然增長率(%)
1978年	958.23 ①	1.2	958.23	1.2
1979年	1,000.00 ②	1.2	1,000.00	1.2
1980年	1,012.00	1.2	1,012.00	1.2
1981年	1,024.00	1.2	1,024.00	1.2
1982年	1,036.30	1.2	1,036.30	1.1
1983年	1,049.30	1.2	1,047.70	1.0
1984年	1,061.80	1.2	1,058.20	1.0
1985年	1,074.50	1.2	1,068.80	1.0
2000年	1,290.00	平均 1.2	1,210.00	0.0 ③

問題與研究 第十九卷 第五期

註：1.中共1979.6.27.北平<新華社>電。

2.中共1979.12.28.〔人民日報〕社論。

3.目標(1979.8.11.陳慕華在〔人民日報〕發表七千字長文)假定人口增長率到1985年降到千分之五，自1986年至2000年逐漸遞減把人口增長率降到零